

肖建国
著

ZHONGFENG
CHIQIU

中锋 持球

我这小说中的主人公
有迷惘，但内心的底
线是很坚持的；说的
是中国老百姓，可爱
的中国老百姓，可敬
的中国老百姓！

——作者语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肖建国 著



中锋
持球

ZHONGFENG
CHIQU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锋持球 / 肖建国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360-7854-3

I. ①中… II. ①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0544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蔡安 欧阳蘅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荆棘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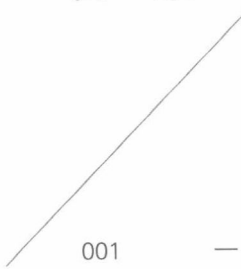
书 名	中锋持球 ZHONGFENG CHIQ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2.75 2插页
字 数	350,000字
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 
- | | |
|-----|-------------|
| 001 | 一 县长交托的神秘指令 |
| 009 | 二 林工也是篮球迷 |
| 014 | 三 那个多事之秋啊 |
| 043 | 四 当年风采今何在 |
| 059 | 五 虎将出自龙门 |
| 095 | 六 拿早酒一冲 |
| 114 | 七 烟溪村里无烟兮 |
| 139 | 八 大保这一菟子人 |
| 161 | 九 看守所里熬阳寿 |
| 190 | 十 清明时节烂粉粉 |
| 203 | 十一 寻一条活路 |
| 241 | 十二 开炉了，杀生了 |
| 247 | 十三 一路春风一路伤 |
| 306 | 十四 看不透的江湖 |
| 350 | 十五 积德存仁 |
| 355 | 后记 |

县长交托的神秘指令

那天，王大保怎么也没有想到县长钟海仁会把那样一个神秘指令交托给自己。钟海仁是斜欺在跷脚岭头郑重交托的。

跷脚岭在县城西北角，去城七八里。岭上草丰林密，只在岭头有一块光秃秃的坪地。人在岭头上，可以遥见浑然一片的县城，高高低低的房屋，也挤密，也疏朗。早先，县城很小，只要行到东塔岭上，就可以把县城一揽子收入眼下。那时候王大保和钟海仁常常斜欺在东塔岭宝塔的石门上，俯瞰城里的房屋街巷。他们能清楚地看到衙门口（县政府）像城墙一样的门楼，能看到衙门口前面正街上白花花的青石板街道。他们不费一点功夫就能辨认出自家房屋的瓦顶。有炊烟从瓦背上袅袅升起，他们就知道自己的母亲开始起火做饭了，心里忽然一阵温暖。几十年过去，县城扩大得有点无边无沿，站在东塔岭上，再不可能看到县城的全貌。若想鸟瞰全城，就需要爬到跷脚岭来。跷脚岭很高，看得很远。一眼扫过去，能看到县城里透迤着一蓬一蓬的房屋。但都是模模糊糊的，疏疏淡淡的，只能看个大概，说不清哪里是哪里，不甚真切。钟海仁回到这个县里当县长以后，久不久就会到跷脚岭来一转。跷脚岭头的坪地里，有一栋守林员的守望台。守望台四方四正，青石基脚，水泥垒墙，钢筋门窗，坚固如堡垒。人在里头，可以将任何风霜雨雪，厉火大日头都阻隔在外面。钟海仁县长每次来了，从不进到里头，只是斜欺在岭头上，任烈烈山风吹着，对着县城望着。一望好久。

县长在望什么？政府办主任不知道。跷脚岭林场场长不知道。连他的秘书、司机也都不知道。他们只觉得县长的行为有点怪。

县长在望什么，只有王大保知道。

王大保不是政府机关的人，也没在任何公家单位做事，他只是个个体户，靠着祖传的倒炉头手艺经营自己的家庭企业。但他同钟海仁的关系不一般。俩人是中学同学，都喜欢打篮球，常常球衣球裤，单手挽个篮球，四处找场子，早早晚晚腻在一起。俩人打过校队，打过中学生队，后来又选进县里篮球队，打了主力。王大保体格高大，打的是中锋；钟海仁个矮，但速度快，弹跳好，投篮精准，在场上头脑十分清晰，司职的是组织后卫。那时候俩人场上场下都是好伙伴，正所谓一根冰棒分头咬，一个包子分开吃，可以共块毛巾共根牙刷共一个尿桶同时撒尿的。钟海仁有时还就住在王大保家里。

当然这都是早年间的事情了。几十年的变化真是要好大有好大。如今，一个还是平头老百姓，一个却已经做到了县太爷，身份地位都有了巨大的差别，各人的心思，谋划都不一样，王大保怎么会知道县长钟海仁在望什么呢？

是钟海仁自己告诉他的。

钟海仁每次上山，都是让车停在林场场部，叫秘书和司机去场部喝茶，独自走进巡山车，爬到半山腰上，再又一步一步地挨上跷脚岭头。那次他却叫上了王大保一路同行。他叫王大保同行的名义是让他进山打一次猎。他们在半山腰分了手，钟海仁往岭头上走，王大保带了他的猎狗从小路插了过去。两人约好在跷脚岭头见面。行不几步，就听到林子深处“砰”的一声枪响，地动山摇。待他走上岭头时，王大保已提着一只斑鸠等在守望台下面了。那条名叫瞎子的猎狗欢喜地在坪地里跑来蹿去。

钟海仁几步拢过去，斜欺在守望台屋角上，

钟海仁瞟着王大保手里的斑鸠问：“就打了一只鸟崽？”他是用当地土话问的。在县里，他很少说土话。他的土话说得不是太流畅。

王大保抬抬手臂，说：“这鸟崽在天头飞到的，给我一枪就毁了下來。”

钟海仁问他：“这岭上野物多吧？”

王大保老实说：“好多。平素日子我们在外面打猎，经常是一天都碰不到一只野物。”

钟海仁多少带点憾意地说：“我是着了好大的神才批给你进一次山的，你应该好好过一回瘾。”

王大保说：“可以了。满足了。”停停又说：“我心里清楚，你邀我进山不是专门为打猎的。”

钟海仁笑起来说：“那你悟起是为什么事？”

王大保说：“反正有事，不过我一时悟不透是什么事。”

钟海仁大笑起来，说：“你说对了，是还有点事。——等下再说。”

钟海仁往前跨出半步，依旧斜欺着，抬手指着远处说：“大宝，你的眼睛厉害，看得清县政府在哪一块么？”

王大保用力看了一会，摇头说：“看不清。”

“那你家的堂屋在哪里看得清么？”

“你说痴话哩，——更加看不清了。”

“那你看得清哪里？”

“哪里都看不清。”

王大保靠过来一步，仍然望着远处说：“这样多年，房子是一栋一栋地起，不知道起了好多，都不高不矮，不乖不蠢，乱七八糟，没有一栋像样打眼的，看起来眼胀。”

“你也是这个感觉？”

“何止我一个这样说。”

“那就对了！”

钟海仁微微颌首，目光眯细起来，顿了顿，忽地问道：“假如城里头凳起一栋二十层高的楼房，从这里看得到么？”

王大保哦一声，立刻回过味来了。笑一笑，说：“你讲的是商业城吧？若是真的凳起来了，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何时能凳起来呢？”

王大保这后一句话是有含意的，钟海仁心里明白。商业城是县里的一个大项目，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钟海仁还是副县长时就在酝酿了，扶正不久，就开始上马，成立筹备处，招商，征地，都很顺利。到拆迁时就碰到麻烦了，一些人家顽强地作出抗拒，无论如何不肯搬迁。商业城同这些人家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剑拔弩张，形同水火，在县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但今天钟海仁并不是想跟王大保议论这件事。他另有所托。

钟海仁要托付的事情是请王大保找出井洞大塘底下两具沉尸的地点。

细想起来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年代久远，记忆有些模糊了，可是事情却还能一点一点地回顾起来。那应该是个响晴天，按农历还是那个月的月中。因为那天王大保和钟海仁一天都只穿短裤赤着上身，晚上的月光很皎洁，互相能看清对方的毛发。两人一早起来就同一帮小伙计跑到城边的广场上玩篮球。球场边上挨着一个旅社，有几级台阶通到上面的大门。不知什么时候，旅社门口的台阶上坐起了两个人，一个年纪老点，一个还很后生，都剃了光脑壳，身上穿着只有乡下人才穿的棉布汗衫。他们傻傻地盯着球场上看，神情好像很专注，又好像很木然。到中午

过后，大家玩累了，小伙计们回家去，只剩王大保和钟海仁，也到台阶上坐下喘气，那两个人明显不是县城里的人（县城里的人他们都面熟），也不是本县的人（他们听不懂土话），是从外县过来的。他们是父子。儿子也是个初中生。攀谈起来，几句话一说，听得王大保和钟海仁毛骨悚然，身上一层鸡皮疙瘩。原来这父子俩是刚刚从死里逃生出来的。不知什么原因，他们那一带的农民突然串联起来，成立了“贫下中农审判庭”，要灭掉村里的地主富农。这父子俩是昨天夜里给一群村民堵在家里抓住的，然后就押解到村外，丢进一个红薯窖里，又填进一捆刺蓬，再填土。那一带的红薯窖都像水井，直上直下的，深丈余，到底了再横着凿开两个洞穴，饭桌大小，用于储存红薯。做父亲的死到临头了却还清醒，一被推下窖底，就将细崽塞进横洞里头，自己赶紧翻过身来，把腰一拱起，他用背脊扛住了随后砸下来的刺蓬。无数的荆棘扎进肉里，一张背脊麻痛成一团。他咬牙忍着，能感觉到泥土像水一样泼下来，一层层地覆盖。他开始还能听见上面的人声和脚步声，越来越遥远，好久才终于安静下来。他又挨了一阵，估计上面的人走远了，这才一下松塌下来，爬到细崽身边，喘了好久。然后，父子俩轮流上阵，拿手薅开刺蓬，扒开泥土，逃了出来。他们不敢走大路，连夜翻山越岭，逃到了这个县城。他们打算从这里搭汽车，到了地区再转火车，上北京去告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无缘无故就要人的命，要去问个清楚，那位做父亲的一边说着，一边撒开十个血花花的手指给他们看，又撩起衣襟，现出背脊。背脊上一片瘀黑，还残留着好多刺菟子，龇牙咧嘴地，一望惊心。王大保只看了一眼，就转过脸去，不忍再看。那天，他对这父子俩生出了一种同情心。可是，他一个学生崽，能帮到他们什么呢？他能够做到的，只能是把自己作中午饭的四个肉包子给了他们。他每天早上出门，都会跟母亲要两角钱，四两粮票带在身上，中午就在球场旁边的旅社里买四个包子吃了，下午继续打球，一直打到傍晚。那天，钟海仁也学王大保的样，跟着去买回四个包子，给了那父子俩。

那天，他们两个人都是回家去吃的中饭。下午躺在凉床上，王大保好久睡不着，脑子里不断翻滚着那老地主（他断定那人是地主）猴在红薯窖里扛住刺蓬的情景，惊悸不已。待他醒来时，天已傍晚，急忙出门，顺路叫上钟海仁，一齐到了广场后面的井洞大塘。井洞大塘原先有一片大水，现在抽干了，成了一个大工地。县里要在这里修建三座灯光球场。县城里的人很奇怪，情绪和兴趣都是一阵一阵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热衷过砸四旧，热衷过写大字报，热衷过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热衷过成立群众组织，热衷过抡枪搞武斗，热衷过夺权，后来忽然转向，又热衷看篮球比赛了。广场上每有球赛，必四处张贴海报，广为告之，一到

赛时，那便是万人空巷，倾城出动，球场四周人挨人挤得水泄不通。新成立的县革委主任是武装部余政委兼任，那人也是球迷，于是顺应形势，拍板决定了把井洞大塘抽干水修建灯光球场。而且限时刻，要在三个月内建好开打地区学生篮球联赛。这个决策得到了上上下下的欢呼，好多人都像望过年一样地希望灯光球场尽快建成，当然最高兴的还是王大保他们（他和钟海仁那时都已经入选县篮球队了），还有就是时任体委主任的黄知福。那段日子黄知福像打了鸡血，一天到晚脸红红的，劲格了。每天白天、晚上，都看到他在井洞大塘忙碌。白天，他在工地上四处走动，盯着工程队的师傅们作业；晚上，他带着一帮自愿过来参加义务劳动的人找事干，清淤泥，搬运河沙、水泥，抬石头，他都亲自动手，一直到深夜。王大保和钟海仁每天晚上都会过去出义务工，都会坚持到最后，跟着黄知福拉下电闸，才各自回家。他们就是在那天准备收工时，发现两具死尸的。那时候人都已经走得七七八八了，大塘的一头只剩下王大保和钟海仁两个人，他们踩着一摊淤泥往岸上走，脚下踢到了一具死尸，再一摸，又一具死尸。两个人吓得脚都软了，急忙把黄知福喊过来。他们把两具死尸挪到旁边一块硬地上，撕开一袋水泥，拿包装纸揩掉死尸脸上的稀泥巴，于是看清楚了，两具死尸都是光脑壳，一老一少，正是白天在广场球场上碰到的从外县逃过来的两爷崽。白天还是活溜了的人，现在居然就成了两具冷冰冰的死尸，王大保和钟海仁又又怕又紧张，心里直打战，只问：要不要报案？要不要报案？黄知福抬手制止，要他们都不作声，让他想一想。黄知福想了又想的结果是：千万不能报案。黄知福沉郁地说道：只要民警一来，工地肯定停工。什么时候破了案，什么时候才能复工。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又是个无头案，鬼晓得什么时候才破得了案。而我们的工程太紧，县革委是下了死命令要限期完成的，一天半天都拖不起。黄知福加重语气说道：现在按时把灯光球场修好就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我们只能这么办了。黄知福顿了顿，咬牙说道：就地掩埋。王大保和钟海仁倒吸一口冷气，仍然木呆呆地望着他，不敢开声。黄知福又说：你们不是讲这两个人是地主分子么？反正烂命一条，没有埋在红薯窖里头，跑这么远死在了井洞大塘，就算是我们帮他们收了尸吧！黄知福又叹一声说：可怜的是我们哩，要给这样的人做一回孝子。说完就指挥两人将死尸挪回到淤泥里掩埋起来，并赶紧到南门口敲开香烛店的门，买回一些纸钱线香，在淤泥旁边烧了。然后又一起搬来十几包水泥，倒进淤泥里头，一顿搅拌，浇注出好大的一块水泥坨，将两具死尸包夹在里面，那时际王大保和钟海仁成了两具木脑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任凭调摆。干完这一切，三个人又在塘基上坐了一阵。黄知福望着大塘那头的球场工地，幽幽地说：幸亏这一块以后要修的是跑道和操坪，还不会碍我们的事。否则就

真不好办了。说完又去摸摸灰泥坨，已经逐渐有点变硬了，就招呼王大保和钟海仁回家睡觉。临分手时，他再三叮嘱：这件事就到我们三个人这里打止，以后跟任何人都不能漏半点口风。切记，切记啊！两人惊魂未定，胡乱点着头，应承下来。

后来，王大保每回在灯光球场上打球，偶尔往大塘那头瞟去一眼，脚下即刻变得滞重起来。过了好久，他才渐渐淡忘了。

王大保不明白钟海仁怎么突然在跷脚岭头跟自己提起这段陈年旧事，不明白要他找出两具沉尸的准确地点做什么。他实在不想再去勾起那段往事，他觉得那是很折磨人的。

何况，经历几十年的变迁，井洞大塘那块地头几经改变，早已面目全非了。灯光球场建成没几年，就给填平，搭建起了几栋战备仓库，还在地下横七竖八地挖了几条防空洞；过几年，战备仓库毁平，那一带作了五金小商品市场，一栋一栋地凳起了好多活动板房，很是热闹了一阵；后来五金小商品市场撤销，又建美食一条街，好好的一块地皮，像割猪肉一样，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都到了私人手里，各依各的心思设计建房，五花八门，式样翻新，曲折蜿蜒，人一走进去半天还转不出来；现在，政府又把那块地征下来，要建商业城。这样变过来变过去，井洞大塘早已不是过去的井洞大塘，地理方位完全搞不清，谁还能找得到当年沉尸的地方呢？

王大保找一块石墩坐下，苦笑着对钟海仁说：“你这是为难我！”

钟海仁仍复斜欺着，脸上纹丝不动，说：“我还只能找你来为难。”

王大保说：“你堂堂一个县太爷，手下兵多将广，王朝马汉，秦琼关公狄仁杰，什么角色没有，何必要我来做这桩事？”

钟海仁说：“别的任何人都行，只有你。”

“为什么？”

“第一，只有你了解情况；第二，你是我的朋友，是老伙计。——这点你不认？”

“你都认，我还有什么不认的？”

王大保喷着嘴，算是应承下来了。他还是不明白，你钟海仁要起高楼就起高楼，何必硬要把地下面的沉尸找出来呢？——多事！

“既然如此，我就把实在话都搭你说了吧！”钟海仁靠过来一点，望着王大保，把声音压了压，说：“你想啊，商业城起那么高，地基也要打得深，按我们建筑行业的规矩，五米以内的地表层都要清掉，这样一来，沉尸很可能就会被发现。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虽说过去三十多年了，但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制社会，公安

必然会介入，会要搞清楚来龙去脉，势必会把你、我，还有黄知福都牵扯进去，也势必会带来好多啰嗦事情，时间就可能无限期地拖下去。大保，你搭我想一想，我拖得起么？拖不起呀！第二哩，假设地下的无名沉尸给发现了，即算商业城凳起来，这里的人都迷信，还有什么人敢来往、敢来做生意？不还是白辛苦一场。这样跟你讲，应该明白了吧？”

王大保点头，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再多一句嘴，”他说，“即算找到了沉尸的位置，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可以在做设计的时候避开它呀！商业城又不止是一栋大楼，它还有附属的建筑，还有草地，有花园，那些地方都是连地基都不要清的，只要找到位置，都可以处理。这下该明白了吗？”

“你是都说清楚了。”

“没有问题了？”

“没有了。”

“那你答应我了。”

“答应，答应。”

钟海仁就又告诉王大保，打算把他放到筹备处的临时编制，从那里领一份工资。他不会让他白跑腿。王大保一听就恼了，猛一下站起来，说：“你不要把我同他们搅到一起！”

钟海仁愕然地望着他一眼，似乎默到点什么，说：“没有要你跟他们混同一起，只是挂在筹备处名下，好有个地方发工资。”

王大保说：“不要工资。我不少那点钱。这是你开了口，我才会接这个砣，纯粹是给你帮忙。”停停又解释说：“我做这件事，是要保密的。我到那里领份工资，又不上班，别人问起来我怎么回答？那不是给你找麻烦。”

钟海仁一想，这话说得对哩。到底王大保是老朋友，想得比自己还周到。

钟海仁说：“你花了工夫费了力，这份工资总归要发的。我另外再找个名义吧！”

王大保说：“你不要费神了，我不要。”

钟海仁说：“你这就是让我为难。事情是我交代的，但也是为公家做。于公于私，我都不能够让你吃亏。什么年代了，还能让人做义务工？不行！”

王大保忽然笑了一声，说：“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等我吧位置找到以后，批准我再到跷脚岭打一次猎，算是给我的报酬。怎么样？”

“可以呀！——这个点子好！”

“到那阵我再请你好好铨一壶。”

“那是自然的。”

“下回呀，我要扎实在这跷脚岭头待一天，那就不是斑鸠野兔之类，肯定有更好的野物。”

“我就抻起喉咙等着了。”

“到时候一定拿你瓮醉。”

“同醉，同醉。”

两个人哈哈大笑着，一身松快。

这时候日头已经当顶了，虽然还是初春天气，当了顶的日头还是有了热力，扑在头上有种蒙蒙的感觉。远处的县城清晰了许多。

钟海仁深深地舒了口气，说：“大保，记得我们还是小把戏的时候，常常行到东塔岭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县城的衙门口。我那时候好奇怪，怎么每次一眼看到的就是衙门口呢？你知道吧，我后来查过县志，那衙门口还是清朝同治年间一个叫李同林的县长手里修起的。隔了一百多年，到我们还看得到，了不起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总要强过古人吧。等商业城蹿起来，我还要把跷脚岭打造成旅游林园，把本县的、外县的人都吸引到这里来游玩，要让他们一爬上跷脚岭头就能看到商业城，也至少要看一百年。这也是百年大计——百年大计啊！”

王大保淡淡地说道：“这样的雄心壮志也是你们坐衙门的人才有的。”又吆一声他的猎狗，“瞎子，下山回去了。”

被唤作瞎子的猎狗一跃而起，将斑鸠含在嘴里，就颠颠地走在前头开路了。

走在下山的路上，钟海仁又交代给王大保，会有一位负责商业城的建筑设计师来同他一起寻找沉尸位置。此公是钟海仁的大学同学，又是他在省建筑设计院的同事，他们也是朋友。

“是朋友就好说。哪样称呼？”

“叫林工。”

“哦，林工——林工什么时候到？”

“明天。”

“那我后天上午去找他。”

“不必，让他去找你。”

“那要不得。我是坐庄，他是行庄，没有行庄看坐庄的道理。”

“好好，这可以依你。”

他们很快走近半山腰，看到县长的越野车了。

林工也是篮球迷

按照约好的时间，王大保去了清风宾馆。

清风宾馆在政府大院的后院，绕过办公大楼，一条水泥路直过去。过一道月亮门，脚下变成了砖铺的甬道，两旁安了几条长椅子，杨柳树的枝条一直拂到了椅子靠背上。一排芭蕉树，几蓬凤尾竹，都长得十分舒展，青翠欲滴；鸡冠花，喇叭花，牵牛花，木芙蓉花，夹竹桃花，各种花事正盛，一团团，一捧捧，只管争抢着往甬道里挤，晃得人眼睛迷乱。一缕清淡的香味，应该是栀子花发散出来的，滑进鼻子里十分松快。到得宾馆门前了，又有八盆罗汉松分列排开，像是两队精致而肃整的仪仗队，让人心情一爽。清风宾馆只有三层楼，早先是县政府的内部招待所，后来装修一下，就叫作宾馆了。

林工住在清风宾馆二楼的201房。

201房是个套间，里头卧室，外面是会客厅。会客厅里摆了巨大的真皮沙发，一长两短，茶几上供了只果盘，还伴了只花篮。王大保分明听到房间里电视机的声音响着，却敲了好久门才开了。林工半仰了脸望一眼王大保，嗨地一下笑出了声说道：“我不用猜，是大保，对吧？”

王大保也笑一笑，说：“正是。”就从林工让开的门里走了进去。王大保没有坐，说：“钟县长要我来给你带路去看地，什么时候去？”

林工轻轻关落门，过来拉王大保在单人沙发上坐下，拿过一瓶矿泉水放他面前，自己仍复在长沙发上坐了。林工穿一身紫色起暗花的睡衣睡裤，摊手摊脚地坐在沙发上，说：“急什么，以后有的是时间。我有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先看完这场

球赛，别的事情都放以后再谈。”

王大保转过眼睛，这才注意到电视里头正在直播篮球比赛。他知道这是美国NBA的季后赛。他正好看到的是湖人队的中锋奥尼尔扣篮落地一个镜头，情不自禁就叫了一声：“好！”

“我就知道你会说好的。”林工一边盯着电视，一边说，“我们都是球迷。但是球迷跟球迷也不一样。有的人是爱打球，也爱看球；有的是爱打球，不看球。我早就听说了你跟我是一路货色，爱打球，又爱看球，是真正的球迷。”

“你说的一点没错。”王大保呵呵笑着。他没有想到这个也是个打篮球的，看起来不过一米七多一点，年纪也跟自己差不多，瘦瘦筋筋的，倒是很精神，很紧凑，在场上也许打前锋吧。只是不知道投篮准不准。

“我就是投篮准哩。”林工兴奋地说，抬高手抖了抖手腕。这个动作是有点专业。他偏头望了王大保一眼，说：“我知道你打中锋，是个很硬扎的中锋。我跟海仁读大学的时候都打校队，我打前锋，他打后卫。他经常提起你，说，如果你在一起，让你站在中锋位置上，组成一个铁三角，我们的球打起来就舒服了。后来大学毕业，我们又一起分到省建筑设计院，他还是经常这样提起。”

“是么，他经常提起我么？”

“经常提。而且他一提起你那神态都不一样，很亲热，听得出你们的友情很不一般。”

“是哩，不一般，很不一般噢。”

王大保忽然觉得跟林工的关系近了很多。

这时候电视里的球赛半场结束了，广告的音乐汹涌而起。林工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一边说：“大保，喝水呀——吃点水果。”

王大保伸手拿起矿泉水，晃了晃，又放回去了，他看着果盘里的水蜜桃、香蕉、苹果都非常新鲜，水淋淋的十分诱人。

“噢——你是不喜欢矿泉水的？”

王大保闭着嘴巴，没有回答。他从不吃矿泉水的。他觉得那水比井水还不如，没有一点味道。他宁肯就口里那样干着。

林工赶紧给他泡了杯茶。他抓了一大撮茶叶放进杯子里。“好茶叶哩。”他说，“高山茶。宾馆招待的。多喝点，不喝白不喝。”

王大保端起茶杯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嗨地喝下一口。茶香让他的眼睛眯缝了起来。

“你这个还蛮讲究的喔。”

“嗨嗨，穷讲究。——不好意思了。”

“哪里，我就是喜欢跟像你一样直爽性子的人打交道。”

王大保在心里觉得跟林工又近了一层。

电视里广告的画面又换了。一大桶冰块上面，斜插着一支冰红茶。忽然奥尼尔大汗淋漓地走过来，抓起冰红茶就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然后，一个扣篮，把茶瓶子和篮球一齐扣进篮筐，于是万众欢腾，音乐骤起。

林工哈哈大笑起来。笑毕了问大保：“在NBA里面，你最喜欢哪个球星？”

王大保努努嘴说：“喏，就是刚才那位。”

“我知道你会喜欢奥尼尔。”

“你怎么知道的？”

“这还想不到，在场上你跟他打的是一样位置，又身体块头都大，喜欢他是自然的。”

“不止这些。”

“他持球后手上功夫也很了得。”

“还不止这些。”

“还有他在场上的统治力？那家伙是有杀伐，往场上一站就显出一种霸气。”

“也还不止这些。”

“那他还有什么特点，我好像找不出了。”

“你不觉得他这个人值得喜欢？”

“他这个人？”

“就是他的为人。”

“噢，——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奥尼尔在场下也是个让人喜欢的家伙。善良，宽容，幽默，又不古板，不小气，尊老爱幼，是个好丈夫、好父亲，还经常搞些慈善活动，——是这些吧？”

王大保点头：“他这个品性好。”

“是是，品性是不错。”

“这么多年我看来去啊，这世界上打球打得好的多，可是球打得好、品性又好的就不多了。我就对这样的人服舍。”

林工重重地说：“深表赞同，深表赞同。”

球赛到了第三节，越打越激烈了。第三节是轮转阶段，双方的主力都轮换下场休息了。但双方的比分咬得很紧，你来我往，差不多是交替上升，反而更趋激烈。林工坐直了身子，脑壳前倾，嘴巴微张，两眼死死地盯在屏幕上。王大保也不再开

声，只是捧着茶杯一口缓一口地喝茶。电视是40寸的液晶大彩电，比自己家里的电视大多了。人像清晰，声音纯正，看起来非常过瘾。

王大保好久没有这样专注地看过NBA了。

球赛结束了。

看来林工是湖人队的铁杆粉丝，最后结果是湖人队赢了，他拍着手板，一连叫了无数声“好”！王大保也很高兴，重重地吁了口长气，他当然也是希望湖人队赢的。他还非常希望湖人队最后能拿总冠军。其实比赛的两个队跟他们都是毫无关系的，但是有了喜好自然就有了偏向，一有偏向，就带了情感，喜怒哀乐也便由此生发，徒增很多恼怨，也带发无穷的愉悦，狂喜和沮丧常在一瞬间。这真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

两人以茶代酒，碰了杯，祝贺湖人队胜利。

林工给茶杯续上水，说：“NBA打到季后赛，每一场都精彩，只要电视有直播，我是每场必看的。”

王大保问：“你不要上班么？”他知道NBA的比赛都在上午。美国和我们的时差有十几个小时。那里晚上比赛，我们这边是上午，正是上班时间，可能每场必看么？

林工得意地说：“这你就不清楚了。我们单位有几个会议室，每个会议室都有电视机，一有直播，我早不早就把钥匙拿到了手里，进去把门反锁上，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想看好久就看好久。”

王大保哼了一声，没有搭腔，他同林工不一样。王大保是个个体老板，自己有家铸造厂。名义上说是厂，实是夫妻档，员工就他和老婆两个人。总经理、技术员、模具工、炉前工、小工、销售、会计出纳，两口子轮流干。实在忙不过来了，老父亲、老母亲也会搭一把手，或是请两三个小工。小本经营，一家人的“米米”就靠着它，不可能有多少闲暇的。假如他大白天地困在电视机前看球赛，只怕会给人看作神经病。跟公家做事同给自己做事，到底不一样。这世上人跟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王大保一时有点感慨。

球赛看完，已经快到吃中饭时间。吃完中饭，林工要睡午觉。看来今天是办不成事了，王大保只好告辞。林工哈哈笑着说：“不急。今天不行有明天，明天不行有后天，事情嘛，是慢慢做的。到时候总会交出一份设计来。”

“不急，不急。”王大保随着说。一口喝干茶，又将杯子底下的茶叶抠出来塞进嘴里嚼着。

林工送他到门口，忽然站住，问道：“你现在还打球么？”王大保晃了晃膀

子，说：“都五十多岁人了，哪里还跑得动。不打了。”接着又补一句说：“有时候在家里还摸一摸篮球，过下干瘾。”林工说：“那你不如我。我在家里还经常打打半边场子，活动活动，出身大汗。”

林工建议，看钟海仁什么时候得空了，把他们当年篮球队的几个老伙计找拢来，一起打场篮球。林工说：“听海仁讲，那年子你们球队五个主力个个好功夫，打遍全县无敌手，在县城里风光得不得了，是真的么？”

王大保自豪地说：“当然是真的！”

“他们都还在县城里？”

王大保在心里默了一阵，挨个想了一遍，点头说：“都在。不过也是好久不打球了。只怕都打不动了。”

“那不怕。有旧底子摆在那里，一上场什么都回来了。到时候你把他们都找起来，我正好见识见识。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元老队，让海仁安排一个女队同我们比赛，那会很有意思。”

王大保撇嘴说：“跟女队打？我们作什么要跟女队打呢？”想想又摇头，“没有神气。”

林工说：“我们都是老骨头了，难道还跟那些后生崽去碰撞？”

王大保高声说：“我再老也不肯跟女队去打。好倒面子哩！”

林工笑起来说：“想不到你还蛮硬气喔！”

“那是的！”

“我们现在不争。你先把你们那五虎将联系好，到时候再说吧。”

王大保转身，大步下了楼。

门口的花卉都披上了阳光，开得更热闹了。

王大保一边走一边想：我那些老伙计，还称得起五虎将么？